

三味斋

《青衣记》:从梦幻到锋利

□谢冕

她送给我一幅画,画的题目就是“青衣”。画面上,一位身着青衣的女子,斜襟,滚边,宽袖,绾着发髻,戴着耳坠,手持绢扇,她微颌着。她的背后是一幅画,一袭荷塘,一片青青的荷叶。那女子眉目含情,沉湎于她的梦境,若有无尽的遐想。我顿然想起那悠远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好像是在为此画作注,一想那作者的身份经历,发现不对了。我看过青衣作者的画册,那里有许多画,都是这样一些做梦的女子。她们大多穿的旗袍,也有穿民国时期的曳地长裙的,旗袍有的高领,有的无袖,有的开叉,她们都绾着发髻。这些年轻的旧时女子,总是慵懒地半倚着,身边要么是一盆兰草,要么是一杯茶,周围总绕着香气。她们都在沉思,总是风情万种。她们有自己的言说,“我们在古书里私定了终身”,又诡秘地宣告,她们在“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

这些诗和画让人确信:不论她在写什么,她都在写她自己。也许沉吟,也许默想,不论书卷香炉,不论庭阶花草,她都把自己的心儿魂儿贯注其中,她审视,她沉思,她书写,那些诗,那些画的主人公就是一个人:清清爽爽的她自己。画里诗中,一样的静谧、娟秀,一样的清雅、含蓄,却是深蕴着内心的不宁甚至不羁。读她的诗,也如读她的画,让人觉得她就是她所心仪的旧时闺房中的那位淑女,或者就是那个在碎石小巷里款步花荫的持伞女子。施施然的诗呈现的是她钟情和心仪的场景,包括她十分享受的那份也许显得过时,甚至正在或已经消失的情调和韵致:品茶,浣



衣,荷花,焚香,在这样的环境里作画或写诗。她把喧嚣的、甚至鄙俗的世界隔在窗外,她一厢情愿地固守着自以为是的、甚而是远离红尘的那份宁静与清寂。

那个穿青衣的女子坐在那里,她就是那个刚才在柏林禅寺合掌进香的女子。她身前后身是一派春景,丁香湖面的冰层在消融,麦田在返青,她看到路边的桃枝微颤。她有一份欣喜,也有一份伤感。这份伤感在于她知道生命的后面是不可拒绝的。在苗寨写生时遇见

马厩里的马,与生俱来的缰绳,役使,无自由的劳苦终生,不可预知的命运。她悟到生命是如此艰难。思付是这样的深邃,思付的尽头却有无尽的悲凉。诗人写的、画的都是平常的情感和物事,却总是绰约地、隐秘地缠绵于那种难以掩饰的清雅之中,这是她的寄托。江南,旗袍,还有她不曾亲历的民国,这是她所偏爱的。她喜欢旧时代的美,因为她认为这些是与民主、自由、憧憬和开放相联系的,她喜欢做梦,她力图挽留那逝去的美丽。

我们可以说她远离尘俗,也可以责她曲高和寡,但说真的,当我们无计摆脱周围的一切袭扰时,她营造一番梦境借以获得自身的安逸,既不伤人,又能益己,这又有何可责难的?然而,她“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我是说关于情感,我还生活在蒸汽机时代。就像昆曲的水磨腔在女人的喉咙中辗转,她还在那儿时地信仰着一种慢。”“在这位痴心的唯美主义者那里,简单地指派她的“天真”或者“稚嫩”,却是不可原谅的。是的,作者是年轻,但年轻和阅世之深并不相悖,要承认一些人是早慧的。她说过,“我的眼睛只看见美的东西,世界已是满目疮痍,能看到美,才是一种能力”,又说,“为了彻底地收服偶尔不老实的日子,我给它放下抒情的砝码”。

年纪轻轻,内心却深邃,在有关世道人心上,她的关切和悲悯出乎我们意料。她的很多诗作以“记”为题,都是一些有感而发,丰富的众生相,深刻的人世感,在那里,她几乎换了一个人,她的辛辣甚至激愤,使我们不能不另眼看她。她有温婉的一面,也有“狠”的一面。

要是我们只看见她的优雅,忽略或无视于她的另一面,那也是一种阅读的遗憾。她的一些诗均以“记”为题,如《批判记》《摸特记》《先锋记》《除夕记》等,即使不用“记”,也都是叙说日常的所见、所闻、所思,她并不是只生活在往昔的时代和虚幻的梦想中。她有自己在场的关切和思考,她的锐气甚至出人意料。《批判记》中的反讽就很有力:

批判星星,指责它不复魏晋的皎洁  
批判制度,把独裁者推下神坛  
碎片用来装饰你的前胸  
批判李白,揭露他隐匿的功利心  
批判杜甫,杜甫居然很忙——

读着这些言辞,我们不啻于发现了另一个施施然:温柔转向于锐利,真实替换了梦境;她与我们同样地感受着现实的焦躁与忧虑,她拥有自己的深刻和锐利。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十分享受她平常时节的优雅和华丽。我和作者是隔代人,但我们在亲历与非亲历之间找到了连接点,她发现民国的可爱之处,我发现民国的不可爱之处,她的缅怀与我的追怀重叠了,我们拥有了共同的梦境。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是在忙疯了的时候的一个匆匆的晚上。更不妙的是,我把我们见面的城市记错了,是她纠正的。当天夜晚,人很多,有人介绍,但我没有记住。她的形象是后来从画册上看到的,我惊奇地发现,她画中的人物都像她本人。这才有了我之前的判断:她写的就是她自己。

《青衣记》,施施然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名士的乌托邦》



司马白羽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该书选取了庄子、东方朔、严子陵、蔡邕、孔融、曹植、阮籍、嵇康、刘伶、阮咸、陶渊明、王绩、陆羽、林和靖、袁克文、谭嗣同等名士,以白描的手法对他们的人生进行勾勒,在哲学、诗歌、绘画等多个领域诠释他们的艺术天赋,再现他们的风骨与本真。每个篇章不仅是对人物重现,而且对他们的生活艺术、存在情态、志趣情操、人生抉择均有探究,对传统文化下文人的自处与出世予以深刻的思考。

《妖娆异类》



黄玲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妖娆异类”是对海男创作风格的概括。海男的创作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体现鲜明的先锋性和女性意识。这部22万字的评传描述了海男在文学上的起步、成长、成熟,展示了一个敏感与执著的女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她的生活与心灵,她的情感与思考。该书融作家的感性学者的理性为一炉,通篇以散文的笔调,将理性的结论隐藏在感性的表述之后,对海男的文学生活进行充满诗意的细致解读,这是一个女作家对另一个女作家的审视,也是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的心灵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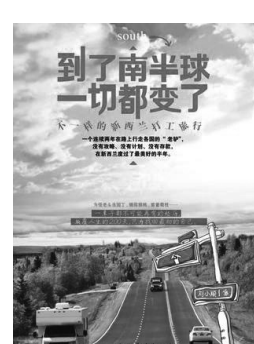
《时蔬小话》



阿蒙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5月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蔬菜知识的小集子。每天三餐都离不开的蔬菜,是人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食物之一。正因为我们对蔬菜太熟悉了,早已忽略了那些关于蔬菜的身世和趣闻。《时蔬小话》正是采用浅显易懂的文字,风趣和温暖的故事,让大家对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了新的了解。它不是深奥的教科书,而是一道淡雅清爽的开胃菜,为大家献上来自植物的问候。书中除了介绍蔬菜的基本起源以及分化过程外,还就蔬菜对应的的人文典故、烹饪方法和博物记忆等方面作了介绍,使得蔬菜在我们生活中的形象更加鲜明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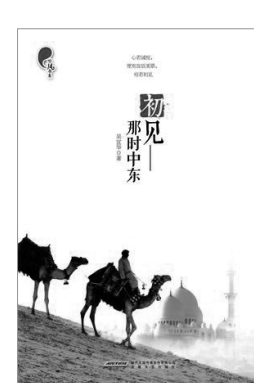
《到了南半球,一切都变了》



刘小顺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两年前,作者获得新西兰打工旅行签证,辗转来到了这个以自然纯净闻名的位于太平洋中间的岛国。作为已有两年旅行经验的“老驴”,他本来以为新西兰打工旅行跟自己之前的旅行大同小异,自己是“零攻略”出行。谁知道,刚到的那几天他完全乱了方寸,身上的钱也用得所剩无几,于是,找当地人人家以工换宿,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而且匪夷所思的人物便轮番登场,让他的打工旅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趣味盎然。

《初见——那时中东》



吴宜华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行走文学作品,主人公“我”独自穿越中东和高加索的8个国家,阿联酋、伊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用内敛的文笔记录了一段探索爱的行走。这部书是小说与游记的结合,穿插着虚实两条线,一条是“我”与一个叫“顾”的男子在旅途中一段含蓄慎重的爱,从相遇、分别再到重逢,透露出爱的坚定信心;一条是在异域风景中擦肩而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人在旅途,心在路上,感受爱的温暖,消解日常生活的无常。

百家品书

新诗本源问题的思索与阐释

□张德明

《吴思敬论新诗》汇集了诗评家吴思敬从事诗学研究近40年所撰写的30篇论文,这些论文对新诗的内在本质和外形式、新诗的创作过程和思维特质、新诗的文体特点等本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求思与细致的阐释,对读者了解新诗这种历时不足百年的文学文体所具有的艺术个性与美学精神而言,这部著作所提供的启示无疑是较大的。

长期以来,吴思敬一直笃信“新诗是自由诗”这一诗学信条,她始终把“自由”看作中国新诗独具特色的美学品质,看作新诗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法宝,曾有学者将他的诗学思想概述为“自由的诗学”(王光明语),可谓一语中的。在《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心灵的自由与诗歌的超越》《诗歌内形式之我见》等论文中,我们都能确切地把握到他以“自由”为核心语汇来思考新诗的发展历程和当下状况、阐释新诗的

翻开作家穆涛的新著《先前的风气》,但见奇说妙论连接着千载世相,翩然而至;谐笔谑言搅拌了百态人生,令人目不暇接,及至掩卷,脑海里浮出周作人留给现代散文的断语:“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窃以为,借它来形容《先前的风气》,庶几尤为妥切。

正如书名所提示的,一部《先前的风气》将笔墨聚焦“先前”的事情,是一种以历史为基本向度的言说。围绕这一向度,作家时而重读先贤的主张,时而新说古人的行为;时而为文字训诂,时而带掌故探源;时而抓住今昔皆然的“旧砖”与“新墙”曲径通幽,时而拈来超越时空的“神话”或“鬼话”别开生面。所有这些,很自然地构成了穆涛式的立足于时间长河的“回头看”。在这一意义上,说《先前的风气》是一条源自传统和昨天的“古河”,当无疑义。

值得关注的是,穆涛的“回头看”,猛看来,仿佛一派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凡此种种,实际上是自由中有选择,随便里存取舍。《先前的风气》的篇目虽然涉及较为广泛的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话题等等,但真正构成其稳定言说对象的,却主要是曾为鲁迅所盛赞的汉唐气象。这样一种文心侧重,在作家那里,无疑包含了对汉唐文化的钟爱与稔熟。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寄托与追求。这就是从上游开始梳理华夏文明,从元典起步讨论历史文化,让笔下文字

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除了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启发和推动之外,自然也受到中国内部陈独秀、胡适等革命家提倡男女平权新思想的推波助澜,从而导致了女权运动和清末爱国运动的相互助长,中国女性也在历史上首次获得较为充分的发言权。吕碧城就是这些女性中光彩夺人的一位。

在《吕碧城情传》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在那个动乱纷杂的时代表里,吕碧城抢尽先机,成就一世性情;她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身影,一时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观。人们对这个思想先锋、才华耀眼的美女刮目相看。但是,吕碧城又生不逢时。她仿佛是误食了仙丹的嫦娥,身轻体灵,貌美如花,被上流社会的名人雅士架得很高,被社会抬举到远离人间烟火的乌托邦境地。而一旦

艺术构造和内在本质这一学术思路。在吴思敬看来,自由首先是一种可贵的生命源泉和精神动力,“伟大的诗人无不高度珍视心灵的自由”,“有了自由的心灵,诗人才能超越传统的束缚,摆脱狭隘的经验与陈旧的思维方式的拘囿,让自己的思绪在广阔的时空中流动,才能调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象积累,形成奇妙的组合,写出具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其次,“新诗是自由的精灵”,不过它尚未“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轻盈地展翅飞翔,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五四”以来的特殊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下,“新诗与政治的无休止的纠缠”,“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等,积压在它身上,使它的翅膀一直显得沉重,飞起来很费力和艰难。第三,废名的“新诗是自由诗”的论断,是从内在精神对新诗品质的概括。它告诉我们,现代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呼唤”,才能结

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第四,废名的“新诗是自由诗”观点也标明了自由诗在新诗中的主体位置,相比格律诗,自由诗之所以会在新诗历史舞台上占据更显赫的位置,是因为它“具有本原生命意义与开放性的审美特征”。此外,针对人们有关自由诗“不讲形式”的误解,吴思敬认为,“自由诗绝不是不讲形式,只是它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形式”,因此,解决当下新诗存在问题的办法绝不是构建几种新格律诗那么简单,而是要“从内容上入手,强调诗性的回归,强调诗的发现”。以“自由”为重要的艺术尺度,吴思敬对新诗的内在本质、形式特征、文体特点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特定思考与巧妙阐释,是富有真知灼见的。

对新诗文体特征和创作原理等进行心理学层面的透视与详解,也是吴思敬谈论新诗的一种重要理论策略。《吴思敬论新诗》中收

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古 耜

尽可能保存那些原生的、质朴的东西。这使我想起清人张南皮所言:“读书宜多读古书,除史传外,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

《先前的风气》承载了浓重的历史与传统投影,但没有一味挥洒怀旧之思。在解读历史与回眸传统时,穆涛自有清醒的方位感和目的性,正如其中所言:“读史治史不是念旧,旨在维新。”通部《先前的风气》,尽管内容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但说到底,仍可一言以蔽之:采撷历史景观和传统养分,同现实对话,为时代充氧。不妨一读《采风是怎么一回事》。该文从采风的本义说起,先是引经据典,申明上古时的“采风”主要是“采诗”,旨在让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继而讲述采诗官摇着响器沿路采诗的情形,以及其侧重收集“怨刺之诗”的工作原则。接下来总结全文,便引入现实的维度:由衷希望今天的采风活动,少一些“品赏题红,篇章争丽”,而多一些真知灼见,实话实说。真可谓“豹尾一甩”精神全出。《算缗和告缗》由汉武帝所实施的财产税说开去,依次介绍了历史上这道律令的既定、

要点、配套措施、成效、缺失等等,而构成其文眼的,仍是古为今用的一句话:“经济政策是用来富国的,如果沦为政府敛财的手段,就是误国了。”也算得上语重心长。《“儒”这个字》围绕“儒”字做语义诠释,看似摆弄学问,实际上凸显了现代知识者应有的健全人格,堪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先前的风气》中,与主旨上的旧事新说相联系、相协调,作家所选择的精神图式亦呈现出新的状态,即从不同的思想见识和话题表达出发,将多种更具有创造意味的思维方法,注入不同的创作过程,努力使其成为艺术催化剂。譬如,在《信的信》《致中和》《敲木鱼》等篇章,作家紧扣问题中心,启动发散性思维,通过或曲或直、或聚或散的言说,收到了以简驭繁、以少总多的效果。而写《标准与榜样》《双轨制与三轨制》《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等文,作家针对一些由来已久、司空见惯的现象和说法,采用的是逆向性思维,结果使作品屡见出奇制胜之妙。《文风》《忘我》《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账》等文,谈的是具

体的历史事件或生活经历,文章切口虽不大,但由于作家整体性思维在场的参与,所以作品依旧保持了内涵丰厚、发人深思的特征。

说《先前的风气》“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这就是:作品的叙事形态和语言表达,兼具继承性与创新性,体现了文学传统的有通有变,绵延赓续。就叙事形态而言,全书每见的多短章、喜短句、重趣味、善用典、讲空白等,无疑闪烁着古代笔记小品之神韵;而这些一旦同作家的现代人文立场与观点相融通,相整合,遂化作贯通古今、为我所用的气度。同样,在语言表达上,书中特有的文白嫁接的风格,很好地体现了作家积极借鉴并激活汉语遗产的努力。其中那种大雅与大俗、现代流行语与古汉语的大反差组合,更是形成了奇妙的叙事效果,属于穆涛特有的汲古纳新的“言者有言”。对此,我们应联系“五四”以降汉语变迁的大背景与大进程,细细加以回味与盘点。

《先前的风气》,穆涛著,陕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中,周娴以优美的笔触、诗意的文字,诠释出一代奇女子的芬芳传奇,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吕碧城。这个吕碧城,既有小女人的情致,惜花怜月,吟咏清风秀水的古今才情;又有一种胸怀天下、肩负时代重责的“女汉子”情怀。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精英男性心中的那种亡国灭种的焦灼,有意无意地成全了吕碧城的辉煌。可反过来,吕碧城性格上的乖戾反叛和超越时代的思想和作派,又使得她终究没有和任何人走进婚姻的殿堂,而是一个人文学做伴,走尽人生之路。经历世事飘零,她皈依三宝,放下红尘之事。她的一生也便如此透明干净,回归于自然。

应该说,在现代人的眼光中,纯粹的英雄史观是难以接受的。人类群体的意志,虽然常常显得暗淡而且彼此冲突,但在总体上,却对社会历史的变迁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个体的人,像吕碧城这样的才女,在历史中发出的能量也是强有力的。作者用一串串美丽而又凄楚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不回避吕碧城一生中纷纭复杂的情感经历与过激言行,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窥视到她内心复杂的情感细节及其发生的原因。逃逸婚嫁激励她将所有未了的情感全部注入了自己的诗词创作。她用自己一生的热情拥抱生活,把每一次心弦颤动都传达给读者,她的人生追求和情感经历体现了一个不屈灵魂的独特个性。

《嫁给民国的女汉子:吕碧城情传》,周娴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华丽与苍凉

□王新民

被盛名所架空,她就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心平气和地立身处世和谈婚论嫁了。吕碧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婚恋态度,始终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出去。于是,生活留给她就只能是没有前路、也没有退路的人生困境。再到晚年,她只能守着明月度日,一生孤寂,凭与谁说。

《吕碧城情传》取材于吕碧城的情感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伴随她的生命感进入了她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永恒述说。作者借助于语义描写对相关知识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现状的精细阐释,特别是作品中众多真实细节渲染出的社

会幻象,达到了强烈的效果。在《吕碧城情传》的叙述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吕碧城三番五次逃婚嫁的原因里夹杂的是文明的痛苦,也诠释着一代女权主义者对男权中心既定秩序的反抗。吕碧城要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以无限移动的欲望完成对有限生命的终极挑战。

如今,在大众传媒几乎天天都在为“消费爱情”造势,为世俗物质欲望的快步前行推波助澜的时代,作者周娴从历史的尘埃中,搜索出了这样一位特别关注精神世界的天才女性的情感故事来逐一解析。在探讨吕碧城的情感经历